

藝通

文

CCLC NEWSLETTER

學

第十七卷 第三期

Vol.17 No. 3

雙月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PUBLISHED BIMONTHLY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一九九六年五月

May 1996

本色化神學的探討

從「炒雜碎」與自配「沙律」說起

曹敏敬

還有不到五百天，香港將成爲中國的一部分，在「回歸」祖國前，再一次提出本色文化神學，可能會對香港教會信徒及一些喜歡「做神學」的人士，在信仰及神學上一個合時的準備工夫。

神學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或處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皆含有本土化、關連化及情景化之意。當基督教作爲一種外來的文化進入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必然遇到一些衝擊、作出某程度的適應及演變，始能「融合」在中國文化之中而被接納、並在中國土壤中生根、發展、成長。這個過程便是「本色化的過程」。鄧小平同志喜歡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詞；同樣，所謂本色化神學便是「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基督教神學」。基督教雖然有其超文化的一面，但若將基督教成爲信仰生活的實體，在生活上產生意義，則必須成爲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基督教，亦應受中國文化的「洗禮」，始容易被中國人接受，並在信仰生活中產生積極的意義。因此，本色化神學有其必然性。

從事本色化神學的探討，有一個很重要的大前提，就是肯定中國文化不但對基督教神學有其正面的貢獻，並且能更有效地在中國人中廣傳福音，同時亦能在中國文化中生根、成長，甚至開花結果。換句話說，本色化的過程能使「西化」了的福音更能成爲「全備」的福音；「西化」了的神學更能達至「完整」的神學。

其實，本色化神學在中國有其悠久的歷史。自景教在唐代傳入中國，努力從事翻譯經典，所譯的詞句雖有難明之處，但景教對本色化的意向及努力，則不容置疑。舉個例來說，所遺留下來的景教碑，該碑文的作者不但對信仰

有深切的認識，對中國文化亦有高深的造詣及研究。至於爲何景教在中國經過約一百五十年後，卻突然消蹤匿跡，是否過於佛化及道化，而使基督教本身的教義有所混淆；抑或景教當時只能上達皇室、官宦之家，而未能下及平民百姓而日漸衰微；又或另有原因，實有繼續研究之必要。不過，景教在中國本色化所下的努力，確是事實。

其後，無論是在明朝來華的天主教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到的利馬竇，以及在十九世紀把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的馬禮遜，他們無論在學習語文、翻譯聖經、風俗習慣、禮儀、衣飾、生活等，不但與本色化認同，並且在本色化的過程中下了很大的努力，因篇幅關係，不能在這裡一一贅述，不過中國信徒對本色化開始有強烈的醒覺，仍然要等到二十年代才有明顯的表達。

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在較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中引起一種反宗教熱潮，其原因至爲複雜。一九二二年當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在清華大學舉行會議時，便受到中國學生的強烈反對，這種排斥基督教的力量非常猛烈，再加上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情緒混在一起，成爲一種排山倒海的反教熱潮。當時謝扶雅學成回國，任上海 YMCA 全國協會幹事，與吳耀宗等爲同事。據謝氏謂：他極力贊助和參與劉廷芳、趙紫宸、丁淑靜等人倡導的中國本色教會運動，並從事翻譯基督教經典和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比較結合研究、撰述工作。後來更堅持對中西宗教思想及中西哲學、文化的比較及研究，在互補互長、吸取精華之下而達到融會貫通，鑄成新體之可能。（註一）當時教會知識分子在面對反教的浪潮中，能痛定思痛，從新檢討基督教的信仰、排除西方教會的掣肘，發

起轟動全國的「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作為對非基督教運動的正面回應，真令人興奮。

在本色化運動期間，更提出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如魏思（Rufus Anderson）及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所倡的「自養、自治、自傳」的本色化概念。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不但脫離西方差會的控制，爭取自主與獨立，並且更能與中國人民認同，提高民族意識，使基督教思想與神學融會在中國文化及社會之中。差不多六十年後，當丁光訓主教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香港發表的「國內基督徒致國外基督教人士的十四點宣言」中重新肯定基於過去的歷史，中國教會必須跟隨三自路線。今日，中國教會如要負起在中國人中傳福音的見證，則自治、自養、自傳是必須的。我們不能回到代表『洋教』的舊處境。（註二）

在本色化神學的過程中，其中一個很重要而又必須處理的問題就是當兩種文化「相遇」時，會否離開「正統」而成爲「烏合主義」（Syncretism），以至背道離經，甚至成爲異端？因此，本色化神學的方法論，不能不在這裡稍作討論。

首先，讓我舉個例子。筆者在六十年代往美國求學時，尙未有北京填鴨之類的「名菜」傳入美國，很多美國唐人餐館喜歡推出一些「雜碎」（Chop Suey）之類的菜式，把各種「剩餘」的菜料混合在一起，無須經過烹調，所以任何一位廚房的工作人員都可配調，便端給客人吃，客人吃了有時或會反胃。這與一些西餐館的自配「沙律」很不同。在自配沙律時，客人可以自行選擇他所喜歡的不同顏色而又新鮮的配料，再加上他所喜歡的沙律醬，可以成爲美味可口的沙律。這沙律中每一樣配料在配合後，並沒有失去它個別的特質與味道，但在吃配合後的沙律時，必定比單吃某一種配料來得舒暢神怡，不要說，對這自配的客人來說，這自配後的沙律是一個新「創作」。如果要沙律本色化，我們當然可以用本土出產的配料，加上中國原味的醬料，同樣會達到美味可口的沙律。

如果我們要認真的從事本色化神學的工作，去建立一個「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基督教神學」，筆者想在這裡提出幾點意見爲起步點：

1. 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比較及融合。本色化神學能否成爲系統神學是值得探討的一件事，不過研究本色化神學的方法是注重歸納式，而研究系統神學則多注重演繹法。在本色化神學的過程中要研究、分析、比較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化，吸取二者之精華，在互補互長的原則下去達至融會貫通，對某些內容，如禮儀上的「祭祖」有困擾，可另加深入研究，公開討論，以達共識。

2. 特殊啓示與一般啓示。雖然在比較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化時，是否一定要以上帝藉基督「道成肉身」的啓示爲特殊啓示，而在豐富的中國文化中只是上帝的一般啓示，

仍值得再深入討論。不過，我們必須有一個起步點，例如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這個立論是正確的。當我們接納在中國數千年悠久的文化中所蘊藏著的豐富及燦爛的思想與特質爲上帝的一般啓示時，這並不等於接納所有的中國文化，因在其中亦包含著一些像封建的思想與制度這一類的負面文化，並非屬於上帝一般啓示之內。本色化神學乃在把上帝在中國文化中的一般啓示，融會在基督教神學的思想中。

3. 中國人的情。西方基督教神學太過注重理性，很難進入中國人的感情世界與內心世界。曹雪芹的紅樓夢雖然是描寫封建家庭中的人物每天都在「無事」忙，可讚的是他能將「無聊」的人生故事有這麼深入的體會而成爲不朽之作。無他，因爲他能深入感情世界而描寫得淋漓盡致，引起極大的共鳴。又如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很簡單的字句便能把她內心之情與外界的孤寂冷清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因此若要使神學本色化，則必須進入中國人的感情與內心世界。

4. 人倫道德。中國學者最難接受的是「廉價恩典」（Cheap Grace）。當基督教太過注重「因信稱義」而忽略人格與生命的重整與更新，信仰便與生活脫節，所傳的亦會流於「破碎的福音」。中國文化的特質乃注重道統，孫中山先生把中國的人倫道德總結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而以「忠孝」成首。雖然在中國宗法封建社會中所產生的愚忠愚孝，實無可取之處，但正確的忠孝觀念則非常珍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如基督教的神學在本色化的過程中未能融會於中國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必然會產生強烈的抗拒。

5. 大眾化與普遍化。中國人口眾多、芸芸眾生，單在中國大陸今天的人口已超過十二億。要使基督教神學本色化，則不能只局限於一小撮的「神學家」在神學院或圖書館裡做工夫。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是平民、老百姓，因此要使神學本色化亦應使之大眾化與普遍化，使每個信徒都可以「做神學」，參與「神學本色化」的過程，把他們的思維、經驗成爲「本色化神學」的一部分，深入草根階層，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成長，甚至開花結果。

附註：

註一：謝扶雅，自辯子至電子，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1992，第三十五頁。

註二：參 Chu & Lind, *A New Beginning*, Canada China Programme of the 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 1983, 111-112 頁。



本文作者曹敏敬博士，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並於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教授博士班。

中國文化與基督教

相融貫

的種種問題

何世明

前言

關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相融貫的種種問題」非常重要。若能實現或有所進展，則對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兩方面都有好處。所以特別提出來共同思想研討。

一貫目的

我個人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與思考已有不少時日了。我一直懷抱著的一貫目的，便是希望基督的生命能進入中國文化中，使之能「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賽三十七31），又希望中國文化能進入基督的生命中作出貢獻。所以我便希望兩者能相互融會而又以基督之道一以貫之。

這希望與目的，主要是根據聖經所載「道成了肉身」的信仰而來。約翰福音載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基督教是相信與宣揚「道成了肉身」的宗教。這句話的一般解釋，主要是說具有超越性的上帝之道，成為具有肉體的人。這便是我們所共同相信的耶穌基督。基督使我們看見了祂，便看見了不可見的上帝。是以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惟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一18）

然而「道成了肉身」還有一層更深的意義，這便是上帝藉著基督之成身降世，將太初便已存在之「道」，進入人「肉體」的心靈之中，使之脫胎換骨，出死入生，這在基督教的信仰說，乃稱之曰重生與新生。基督教非常注重聖洗禮，便是因為非常注重重生與新生之故。然而上帝的太初之道，不獨能進入個人肉體的心靈之中，亦應該可以進入眾人廣大的心靈之內。而所謂眾人的廣大心靈，即文化是也。我便是根據這一信仰，

所以希望中國文化能與基督教相融會而又以基督之道一以貫之。

兩條路徑

為要達致這一貫目的，我個人認為為應走的路徑有二。其一是使基督的生命能進入中國傳統文化中，使之有所改進，得以成全。因此我便希望有人能建立神學化的國學，稱之為神學化的融貫國學。又其一，則是使中國的傳統文化，能進入基督的生命中，使基督教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又對普世的基督教能有所貢獻。因此我又希望有人能建立國學化的神學。稱之為國學化的融貫神學。建立中國基督教的融貫國學與融貫神學，便是中國基督教所應走的兩條路徑。

建立融貫國學與融貫神學的兩大構想，也是根據載在聖經的基要信仰而來的。耶穌基督曾經說：「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約十五4）使基督的生命進入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建立融貫國學，便是基督在我們裡面；又使中國的傳統文化，進入基督的生命中以建立融貫神學，便是我們在基督裡面。

三項原則

不論要建立中國基督教的融貫國學或融貫神學，都需要注意三項原則。這便是要認清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兩者之間，第一是相似而不相同；第二是相近而不相等；第三是相異而不相反。中國文化以仁愛為重點，基督福音則以博愛為中心，但中國文化之仁愛乃立基於人，而基督教之博愛乃立基於神，這便是兩者之相似而不相同；中國文化是人的思考，基督福音是神的信息，這又是兩者之相近而不相等；可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兩者之間，雖然有所差異，但基督教之對中國文化，卻只想「成全」而絕不想「廢掉」，因為耶穌基督曾經說：「莫

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五17）所以兩者之間，乃相異而不相反。

這三項原則對於中國文化與基督教兩者之相互融貫，非常重要。因為兩者之間若是相同相等，便毋需融貫。但兩者之間若是相背相反，卻又不能融貫。惟有兩者之間，相似而不相同，相近而不相等，相異而不相反，纔會不獨有互相融貫的需要，而且更有實現互相融貫之可能。

四點要素

建立中國基督教的融貫國學與融貫神學，還要注意四點要素。第一是普世信仰。基督教是具有宇宙性與普世性的宗教，因為基督教所信的聖父上帝，既是天地萬物之主，又是普世萬民之父。所以上帝絕對不只是「西方人的上帝」卻是全人類全宇宙的上帝，而信仰基督教，也絕對不是信「洋教」。

第二是高舉基督。聖父上帝既是「我們在天上的父」，所以聖子基督，便是普世人類的共同救主。因此基督教便不應為西方人所獨有，卻應為普世人所共有。基督是宇宙的基督。若是把以基督為中心的基督教看作與西方文化兩者相等相同，是絕對錯誤的事。

第三是各有恩賜。聖父聖子既然有宇宙性與普世性，則出自聖父與聖子的聖靈，也當然具有宇宙性與普世性。而聖靈所給與人的恩賜，不論個體與群體，都是各有不同的。經上載說：「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別，上帝卻是一位。」（林前十二4-6）因此我們便認為基督教的神學以至普世文化，都不應為西方所獨有，卻應為普世所共有。我們並不排外拒外，隨便排拒西方神學與西方文化。但也絕不崇洋媚外，盲目高舉西方神學與西方文化。我們認為在具有宇宙性與普世性的上帝之前，任何民族與文化，都有各不相同的恩賜。其於基督教神學，也是如此。

第四是愛國愛教。建立富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融貫神學，不是要脫離具有宇宙性與普世性的基督教，而是要對宇宙性與普世性的基督教作出應有的貢獻。此事大有助於中國基督教會的獨立自主，同時對中國基督徒以至中華民族建立應有之自尊心，更會大有幫助。因此愛國愛教之目的，便可以同時達到。

五大步驟

若要使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相互融貫能夠推進以達致

完成，還要採取五大步驟。第一是要長期努力。使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相互融貫，是千年萬載的大事。絕不是一時、一地以至一人所能達致的。須要有長期的研究，有悠長的時間，有必須的過程，纔可以慢慢的，逐漸的達致目的。所以便需要長期不斷的努力，不能或作或輟，一曝十寒。

第二是要按部就班。進行這項工作，有兩大範疇。一是理論的研討，二是行動的實踐。在理論方面，則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所涵蓋的範疇都非常廣泛。我們不妨腳踏實地，從小處近處做起。我個人一向多談儒學，未及其他，便是此故。而在實踐方面，也是如此。我們為要宣揚拜神敬祖的基督教孝道，不妨提倡以先人名義，捐資興學，多作善工。一以紀念先人，二以榮歸上帝，便是其中一例。凡事需要由近及遠，由小至大，必須按部就班，不能一蹴而就。

第三是與眾同工。在理論的研討上，千萬不可獨學無侶，必須有人相互切磋，共同研究。在實際行動方面，更必須群策群力，一起負擔。因為個人的能力非常有限，若是忽略群眾，必會獨力難支。因此便必須與眾同工。不獨基督教會內的信徒要與之同工，即使是基督教會外的任何人，也要彼此同工。只須愛人愛國愛真理，便不妨彼此經常展開善意的研討與對話，注重協調性的討論，卻避免對抗性的爭論，像這一類與眾同工的種種活動，相信都是有益而又有建設性的。

第四是與主同工。在基督教的信仰說，努力作工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使徒保羅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飯。」（帖後三10）但我們不獨要努力作工，與眾同工，而且更要與主同工。所以耶穌基督便說：「因為離了我，你們便不能作甚麼。」（約十五5）因此我們便不獨要與主同在，與主同行，並且更要「與主同工」。（林前三9）與主同工不是只讓主作工而我們不作工，而是遵主之旨，靠主之力，為主為人「與主同工」。

第五是榮歸上主。既然一切工作都是為主而作，又是遵主之旨，靠主之力而作，因此一切榮耀便也應當歸與上主，切不可「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左傳）認為謀事在人，作事在人，而成事也在人。這一觀念，乃見人而不見天，立基於人而不立基於神，這是基督教信仰所不同意的。所以榮歸上主雖然排在五大步驟之後，但卻是一切步驟中最重要而千萬不可忽略的一步。

（本文是何世明法政牧師生前最後一篇公開演講稿，於96年1月中分別在上海華東神學院、杭州浙江神學院及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的專題講座中宣讀。）

文藝的忠僕

—— 何世明法政牧師

李志剛牧師

何世明法政牧師在今年二月十九日跑完他的人生路程，在他八十五年的歲月中，經歷過中國社會的動亂，時代的變遷，但是「主恩足用」，使他生活得多姿多采，特別是他戰後在香港五十年的時光，對於教育的事業和教會的事奉，都有他的成就和貢獻，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何牧師有中國傳統儒學的根柢，熱愛文字的工作，一直與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保持長時間的接觸。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成立已有四十五年的歷史，創辦之初稱為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由基督教各宗派的領袖以個人名義組織委員會而成，故此是一個不分宗派的出版社。何世明牧師與輔僑的關係，開始於投稿寫作，他先於一九五五年由輔僑出版了「基督教十二講」；其後亦陸續出版「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苦杯裡的甜果」、「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等著作。當輔僑為使教會愛好文字工作的同工同道有緊密團契，促進交通和鼓勵，因此成立「基督徒文友會」，何牧師不但熱心文友會工作，並且被推選為該會的主席。一九六五年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改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何牧師被邀請為出版社的出版委員，由始參與文藝出版社一些實務的工作，其後不久，選任執行委員會委員，從事文藝出版社決策性的工作。但自一九七七年以後，何牧師在文藝出版社有兩項的事奉是需要提及的：

一、出任文藝出版社社長：何牧師一九

七七年從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長一職退休，文藝出版社執行委員會力邀何牧師就任出版社社長推展社務，期間重新建立工作程序和制度，每月出版一本新書，另購置聖安德烈中心社長住所和聯合貨倉存放書籍。此外組織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UCPS），被選任兩屆主席推動香港基督教出版社的合作事工。

二、創辦基督教文化學會：何牧師素來主張「推進學術」，「傳廣福音」。是故當何牧師一九八〇年從社長職務退休之時，隨即創辦基督教文化學會，以基督教文化學會為「推進學術」；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為「傳廣福音」，兩組織相輔相成。十五年來在學會中提倡融貫神學，分別在香港和國外主持學術講座，並撰寫世明文集四輯二十八冊，另英文書一冊，藉著推行神學化的國學，國學化的神學，使中國儒家思想與基督信仰得以融貫，深受教會同道和學者的重視。

何牧師自文藝社長一職退休後，亦獲選為執行委員會主席，處理文藝出版社決策的事務，十五年常以文藝為家，在其責任之內，不嫌老之將至，凡事親力親為。何世明牧師在文藝出版社的事奉，可謂一位鞠躬盡瘁的忠心僕人。

（本文作者李志剛牧師是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灣仔堂主任牧師，新任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

普頌詩伴

中文譯詩泰斗劉廷芳博士(三)

黃永熙

劉博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對華人教會最大的貢獻，就是《普天頌讚》的編訂。有關《普天頌讚》出版的背景和過程，在該聖詩集（1936年原版）的序言中已有詳細的交代，不再覆述。劉博士是該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兼文字委員會主席，總幹事是楊蔭瀏先生，他們兩人對聖詩修譯工作居功至偉，（按：有關楊蔭瀏先生的生平下文另作記述）而聖詩中的經典之作的翻譯，大多數出自劉博士之手。最值得我們欽佩的是他們敬業的精神和謙虛的態度。編輯委員會成立於1931年，到了1933年，這委員會出了一本一百多頁的第一次總報告書，其中還包括有六十首新譯、修譯及幾首新作的詩稿。最令筆者注意的是他們徵求批評的一節。這節共有四頁，提議批評者當注意的幾項原則，然後有下列的請求：

本委員會同人，深覺才力淺薄，不克負上公會付託之重，黽勉從事，深懼隕越。所切望者，海內外同志，能俯念此工作之重要，不吝賜教，以匡不逮。但請求賜教者，能顧到上述各方面，對某節某句不滿意處，另行自譯，將譯文惠寄，俾同人得機會更正。

倘若把報告書內容的詩稿，和日後正式出版後的歌詞來比較，會注意到內容的確有改動。可見他們真是虛懷若谷地接納批評。這種謙厚的態度，實在令人敬佩。

所有各種翻譯當中，譯聖詩是最困難的一種，因為要顧到多方面限制。趙紫宸博士在他的《團契聖詩集》序言中對這一點已講得很透徹。以下是他的經驗：「……在我的經驗中，每譯最上乘的詩，總須塗改數十次，幾須嘔出心肝來才止。譯後自吟，不能滿意，不得已，乃擱筆。有一二語差強人意者，讀之便忻忻然。明日再讀，則又索然矣。……」劉博士所譯的詩，文字優美，又配合音樂上的抑揚頓挫。有人說，有幾首他所譯的詩比

原文更感人，實在沒有過甚其詞。

《普天頌讚》於1936年出版之後，亦有多本其他中文聖詩集面世。但因中國不在版權協會之內，亦有認為聖經聖詩皆為教會所公有，他們所出版的詩集，從來不列出作者及譯者的名字，有時稍作改動便據為己有。近年來所出版的聖詩集，卻有把作者及譯者的名字登出來，亦有多首注明是某某人修自多本聖詩集，表示多本詩集皆有雷同相似之處。如果《普天頌讚》也是「多本詩集」其中的一本，可以肯定這譯詞的根源是來自劉廷芳博士（或楊蔭瀏先生）。因此，尊稱劉博士為「中文譯詩泰斗」並不為過。

IV. 晚年

抗戰時期劉博士曾任中國政府立法委員。後因鼻疾，赴上海就醫。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上海租界，劉博士便攜眷赴美。他因體弱多病，肺結核症和鼻竇炎一直纏繞著他。他選擇在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New Mexico）任教，因那裡的氣候比較乾燥，空氣清新。但是仍敵不住多年病魔的侵害，終於1947年8月5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城（Albuquerque）療養院逝世。

劉博士寄居世上只有五十五年，但他所翻譯和他所創作的聖詩，將永遠留存在全球的華人教會中，讓眾多的信徒們有機會獻上美好的頌讚之祭。

（全文完）

本文資料來源

- (1) 劉博士幼弟劉廷蔚博士。
- (2) 劉廷芳夫人通過范天祥博士登載在 *Companion to the Hymnal* 1970 年的資料。
- (3) 朱立德著：《中國基督教名人錄》（英文版）*Who's Who Among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
- (4) 于新粒著：「一位管理教會的天才」，載於《天風》雜誌。
- (5) 蘇成溢著：「劉廷芳與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載於《景風》雜誌84期。

短訊

一、人事動態

- ◎本社主席及基督教文化學會會長何世明法政牧師息勞歸主。本社執行委員會3月27日會議中選出黃永熙博士為主席。另基督教文化學會亦於同日召開臨時大會選出李志剛牧師為該會主席。
- ◎《普頌二千》編輯委員周郁晞牧師月前身體抱恙曾入院治療，現已返家休養，請代禱。《中學生頌讚》編委小組召集人湯保歸校長（青年會書院校長）因血栓塞入院接受治療，請代禱記念。
- ◎本社黃永熙博士及音樂編輯蔣慧民先生將於6月3-8日出席在星加坡舉行之「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大會」。

二、嘉賓到訪

- ◎湖南省宗教局葉風副局長及湖南聖經學校校長兼省基督教協會會長姚增誼牧師於3月9日到訪本社。
- ◎上海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副主席華耀增牧師及總幹事傅先偉先生於3月18日到訪本社。
- ◎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亞洲區主席 Rev. Dr. James Massey 及司庫 Mr. Thomas Lim 於3月11日到訪本社。



●本社同工與澳門讀經會代表於「經文詩歌大匯唱」後合照。
CCLC's colleagues and delegates of the Macau Scripture Union pictured in the Scriptural singing service.



●黃永熙博士指揮聖頌團在聖樂崇拜中獻唱。
Dr Heyward Wong was conducting the choir at the Thanksgiving Service.



●上海教會華耀增牧師（右三），傅先偉先生（右二）與本社部份常務委員合照。
Rev. Yao-zeng Hua (third from right) and Mr Xian-wei Fu (second from right) pictured with some of CCLC's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 ◎世界華人聖樂促進會理事長葉志明先生偕夫人及香港聖樂學院教務長紀哲生先生於3月29日到訪本社。

三、聖樂事工及信仰對談講座

- ◎聖樂崇拜已於4月14日下午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出席者逾300人。合唱指揮研習坊兩場參加者逾150人。分別在4月21日，28日假聖安德烈中心禮堂舉行，反應熱烈。
- ◎本社與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合辦之「信仰對談：新儒學與基督教」於4月22日至5月13日一連四個週一晚上舉行。

四、領會及書展

- ◎本社同工應澳門讀經會及聖公會蔡高中學邀請，於4月8日，9日前往分別主領「經文詩歌頌唱會」及中學生佈道會。
- ◎本社聯同基督教出版聯會成員及本港基督教出版機構於7月5-10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第五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期間舉行書展。又於7月24日-29日參加「第七屆香港書展」。

Brief News

- ◎ Rev. Canon Simon Sai-ming Ho, Chairma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CLC and President of Christian Cultural Society (CCS), has passed away on February 19. Dr Heyward Wong has been elected the new chairman in the committee meeting held on March 27. Rev. Chi-kong Li has been elected the new president of CCS on the same day.
- ◎ Mr Feng Ye, Deputy Director of Hunan Religious Affairs Bureau and Rev. Jane Yao, Principal of Hunan Bible Institute have called on CCLC on March 9.
- ◎ Rev. Yao-zeng Hua and Mr Xian-wei Fu of Shanghai Christian Council have called on CCLC on March 18.

◎門市部盤點大傾銷

5月1日-31日所有書籍貨品全面特價。（本社書八折，外版書九折，另有特價書攤由HK\$5起。）

- ◎ Rev. Dr James Massey, Director of Asia Region of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and Mr Thomas Lim, the Treasurer, have called on CCLC on March 11.
- ◎ The Easter Thanksgiving Music Service, held on April 14 at Kowloon Methodist Church, has drawn more than 300 people to attend. And more than 150 music workers have attended the music workshops on choral-training for choir conductors and music teachers on April 21 and April 28.
- ◎ Macau Scripture Union and Macau Anglican Choi Ko Middle School have invited CCLC to hold a Scriptural singing service and an evangelistic meeting for secondary students. These two functions were held on April 8 and 9 respectively.

◎招聘

本社現需辦公室助理一名。中學程度，基督徒，懂中文電腦者更佳。應徵者請繕履歷寄本社總辦事處行政主任收。

念何世明牧師——一生追尋信仰與文化融會的長青勇士 蘇成溢

我們社的主席何世明牧師去世了。他是在農曆年廿六（96年2月14日）在家中風被送入院，昏迷四天後至大年初一（2月19日）凌晨被主接返天家的，在世寄居八十五載。

本期《文藝通訊》除了有何牧師生前最後一篇的公開演講稿（主要是在訪問中國大陸三所神學院宣讀），還有李志剛牧師所撰寫的悼念文章。藉此表達了本社對在任主席離世的悼念，並這位長者一生對中國文化與基督教信仰融會，不斷付出努力的一份尊敬。

何世明牧師在其著作中曾如此說過：「其實基督教所信之上帝，是具有普世性的。既屬於西方，亦屬於東方。而以上帝為中心信仰之基督教，亦是既屬於西方，亦屬於東方。因而以超越性之上帝為中心信仰之基督教，便既可以進入西方文化之中；但又可以超出西方文化之外。……西方人既可以使西方的文化思想，融會於基督教信仰中，以建立他們的西方神學；然則中國人是否也可以使中國

的文化思想，融於基督教信仰中，以建立我們的中華神學呢？依我個人的信仰說，應該是大有可能的。」（參《中華基督教融貫神學芻議》頁224-225）這是他一生努力的理想，更反映出牧師愛中國、愛文化、愛上帝的赤誠。而甚至在患病入院前的一刻，他仍在書房中執筆撰寫。可見何牧師是一個身體力行，願為理想而鋌而不舍的人。

其實，何世明牧師一生追尋和實踐的理想，是基督教傳入中國後，一直為很多文字工作者所認同的。昔日廣學會不單出版基督教教義的書，也出版談論中國社會文化的書。1951年至今，45年來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也沒有遺忘了這個福音與文化並重的使命。

何世明牧師生前認為，從廣學會到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所倡導的傳統是：「廣傳福音，推進學術」。我們看到，這偉論並非空談，可從何牧師一生的努力中共證的，也深信這理想在上帝的感召下，不斷有後繼者。

Rev. Canon Simon Ho — A brave worker on the amalgama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Eric S.Y. SO

The chairperson of CCLC's Executive Committee, Rev. Canon Simon Ho, passed away last February. He was sent to hospital on February 14 because of a stroke. Four days later, on the early morning of Chinese New Year (February 18), our Lord took him back to the heavenly home as he was just 85 years old.

One of the articles appeared in this issue of *CCLC Newsletter* was written by Rev. Canon Ho. This article was the speech he delivered to the students of the three theological seminaries during his trip to Shanghai, Hanzhou and Nanjing last January. Another article written by Rev. Li Chi Kong, the newly-elected President of Christian Culture Society, i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Rev. Canon Ho and CCLC. With these articles, we express our remembrance and last respect to our chairperson and his achievement on Christian publishing, and also the work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book *Christianity and the Destiny of China*, Rev. Canon Ho said:

Since God is a God of universal nature, He is a God of both the Occidental and Ori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Chinese, He is a God of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ers. The coming of Christianity brings along with it Western thought and culture.

By the same way, the same religion is also able to enter into our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As there are a westernized theology and a theologized Western tradition, naturally, so there could be a sinologized theology plus a theologized sinology. It stands to reason. (p.109)

This passage shows the goal of his whole life and also his enthusiasm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Christian faith. Rev. Canon Ho is a hardworking person as we were told that he kept writing until the last minute before the stroke.

However, Rev. Canon Ho is not alone. We know there were many Christian literature workers who identified the same goal as Rev. Canon Ho since Christianity came to China in 1807.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published both books on Christian beliefs and Chinese culture. From 1951 onwards, CCLC has persevered in its mission of gospel and culture through its publications in Hong Kong.

The achievement of Rev. Canon Simon Ho is a good example for those who commit themselves to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We believe that God will continue to guide these successors and let them inherit a double share of the spirit which Rev. Canon Ho had been given.

更正：

一月份《文藝通訊》中「社長社」一文提到有關黃一琴牧師在寫作營，因劫機爆炸而身亡，現得馬來西亞基督徒寫作團契總幹事黃子先生來函指正。查「黃一琴牧師是在寫作營會後不久，因飛機失事而身亡」。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5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電話：(02)8801647 傳真：883 4621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

